

东洋神探

地狱的 滑稽大师

(日) 江戸川乱歩 著
邹东来 夏 勇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朱书民 主编

地狱的 滑稽大师

日 江戸川乱歩 著
邹东来 夏 勇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地獄的滑稽大師

(東洋神探小五郎探案集)

[日] 江戸川乱歩 著

鄒東來 夏勇 譯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75 插页: 2 字数: 125,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5,000

定价: 2.45元

ISBN 7-5396-0341-0/I·299

作者简介

明智小五郎
是被称为“日本
侦探小说之父”
的江户川乱步所
塑造的东洋神探。
江户川乱步是日
本最著名的专门
从事侦探小说创
作的侦探小说家。
为纪念他在文坛
上的成就，日本
专门设立了“江
户川乱步神秘小
说新人奖”，褒奖
侦探小说新人新
作。读者将在本
社精选的小五郎
探案集中，领略
到这位与西方侦
探风格迥异的东
方神探的风采。

东 洋 神 探
小五郎探案集

《女妖》
《怪指纹》
《地狱的滑稽大师》
《黄金假面人》
《附身恶魔》

目 次

D坡杀人案	1
心理测验	25
凶器	52
地狱的滑稽大师	66

D 坡 杀 人 案

(上) 事 实

九月上旬的一个闷热的傍晚，我在D坡大街中间一家名叫白梅轩的茶馆喝着冷咖啡，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，尚无职业，因此常常是在寄宿的房中以读书消磨时光，腻了则出去漫无目的地散步，来到这收费低廉的茶馆泡上一阵，每天如此。白梅轩茶馆距我宿舍较近，又是我出去散步的必经之地，所以我也乐得来这里。不过，我有个怪毛病，一走进茶馆，屁股上就象长了钉子，坐上好一阵。我本来食欲就不大，再加上囊中寒碜，自然不敢问津西餐，只能要上两三杯便宜咖啡，默不作声地坐上一两个小时。我倒无心对女招待调情，或对她有某种意思，大概是这地方比我的宿舍美观一些，令人心情舒畅吧。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，我要了杯冷咖啡，面对街面摆下阵式，一边细啜慢饮，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白梅轩所在地D坡，先前是做菊花偶人出了名的地方。最近市已改建，狭窄的街道拓宽，变成通衢大道，马路两旁店门稀落，与今日相比，当时市面比较冷清。白梅轩对面有一家旧书店，实际上我从刚才就开始看着这家旧书店了。这间旧书店破陋偏僻，并没有多少景色值得观赏，但我对它却别有一番特殊的兴趣。最近我在白梅轩新结识一位奇特的男子，名叫明智小五郎。这人语言玄妙，头脑灵活，我欣赏他在

于他喜欢侦探小说。前几天听他说，他童年时的女友现在是这家旧书店的女主人了。我曾在这家书店买过两三本书，据我的印象这位女主人相当漂亮，倒也说不出来漂亮在哪里，只是她属于那种性感的、能够吸引男人的女人而已。晚上，书店的生意每每由她照看。所以我想，今晚她必定在店里。小店门面只有四米多宽，看了半天，仍不见那女人出来。我一边想着她一定会出来，一边目不转睛地向对面观望。

然而，还是不见那女人出来。我不耐其烦，目光正要转向旁边一家钟表店时，那店里间房门的拉窗“叭啞”一声关闭了。这拉门别具一格，在通常应该糊纸的中央，做了两个方格，每个约五公分宽，可以左右自由移动。书店货物是易被人偷窃的，要经常有人看管，所以，若店面没人照应，通过这格子的缝隙也可以看到。但此时为什么要关上那格子呢？怪哉！如是寒冷天气倒也情有可原，可现在是九月，天气闷热，关上格子真让人费解。大概里面有什么事，我不由得又盯上了。

从茶馆女招待的口中，偶然我也听到关于旧书店女主人的奇特传闻，总之，象在浴池里相遇的妇女或姑娘们咬嘴嚼舌的延续，你说给她听，她又传给了别人。“旧书店女主人倒蛮漂亮，但是脱光了衣服哇，那浑身都是伤啊！肯定是给人打的，或抓的。不过他们夫妻两个关系还挺好的，你说怪不怪？”“那旁边的旭屋炒面馆女主人身上也有许多伤呢，一定是给人揍的”……这些市井传言意味着什么呢？当时我并未特别留意，我觉得那不过是那家男主人的粗暴而已，但是，各位读者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，这件小事与本故事关系重大，读到后面你自然会明白。

闲话少说。我约摸对着那书店盯了三十分钟，大概是由于一种不祥预感的支使，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。这时，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明智小五郎，身穿那件常穿的黑竖条浴衣，晃动着肩膀从窗前走过。他发觉我在，向我点点头，于是走进茶馆要了杯冷咖啡，在我旁边与我一样面对窗户坐下。他发觉我总是看着一个方向，便顺着我的视线向对面旧书店望去。奇怪的是，似乎他也很有兴趣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对面。

如同约好了一般，我们边观望边闲聊。当时说了些什么，现在大多已经忘记，且与本故事关系不大。不过，谈话内容都是关于犯罪与侦探，在此仅举一例。

小五郎说：“绝对不可破获的案件是不可能的吗？不，我认为很有可能。例如，谷崎润一郎的《途中》，那种案子是绝对破不了的。纵然小说中的侦探破了案，但那纯粹是作者非凡想象的结果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不那么认为。实际问题如果暂且不谈，从理论上讲，没有侦探破不了的案，只不过现在的警察中没有《途中》所描写的那样全能的侦探而已。”

谈话大抵如此。瞬间，我们两人同时收住话题，因为我们一直注意的对面旧书店里发生一桩怪事。

“你好象也注意到了？”

我轻声问。他立即答道：

“是偷书的吧？怪啊，我来以后，这已是第四个偷书的了。”

“你来还不到三十分钟，就有四个人偷书，怎么里边就没人出来看一看呢？在你来之前我就盯着那个地方，一个小

时前我看到那个拉门，就是那个格子的地方关上了。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盯着。”

“是里间的人出去了吧？”

“拉门一直没开过，要出去也是从后门……三十分钟没一个人出来，确实奇怪啊！怎么样？去看看吧？”

“好吧。即使屋里没发生什么事，外面也许会有。”

这要是件犯罪案就有意思了，我边想边走出茶馆。小五郎一定也在这样想，他表现出少有的兴奋。

和一般的书店一样，旧书店内没铺地板，正面及左右两侧的墙壁全被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排满，书架半腰是便于排放书籍的柜台。房子中央有一张桌子，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籍，如同一个小岛。在正面书架的右手空出约一米宽的通道，通往里间，通道上装有先前提到的那个拉门。书店男女主人平常总是坐在拉门前照看书店的生意。

小五郎和我走近拉门高声叫喊，屋里没人应声，象是没人。我稍微拉开拉门向里面窥视，屋里电灯已熄，黑乎乎的，仿佛房间拐角处有个人躺着。我觉得奇怪，又喊了一声，依然没人应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我俩咕咚咚地走进里间，小五郎打开电灯，在这同时，我俩吃惊地发现，房间的角上躺着一具女尸。

“这不就是女主人吗？”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“看样子象被掐死的。”

小五郎走进尸体察看。

“没有希望复活了，必须赶快报告警察。这样，我去公用电话亭，你在这看守，先不要惊动四邻，那样将会破坏现

场。”

他命令式地说道，一边往街上公用电话亭飞奔。

平时议论起犯罪和侦探，我能讲得头头是道，实际碰上，今天还是头一遭。我不知如何是好，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房间。

整个房间有六条日本席大小，再往后面的一间，其右侧隔出一条窄小的走廊，走廊外是个小院，还有厕所，院墙由木板做成——因为是夏天，所有的房门都开着，所以能够一直看到后院。尸体靠近左侧的墙壁，头向着书店，为尽可能地保留犯罪现场，也因为气味难闻，我尽量不接近尸体。然而，房间狭小，即使不想看那女人，眼光也自然转向那个方向。那女人身穿中粗格子浴衣，仰面躺着，衣服卷到膝盖以上，腿部完全裸露，没有特别抵抗的痕迹，脖子看不太清，但掐过的地方已经变紫是确实无疑的。

大街上传来行人卡嗒卡嗒的木屐声和高声谈笑声，还有人醉醺醺地哼着流行歌曲，一派太平景象。然而就在这一道拉门之内，一个女人惨遭杀害，横尸内房，真是莫大的讽刺啊！我心中异样，木然伫立。

“马上就到！”

“噢。”

不知怎的，我说话有些吃力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俩四目相对，一言不发。

不久，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和一位西装模样的人赶来，后来才知道身穿制服的警官是K警察署的司法主任，另一位从相貌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即可知，是警察署的法医。我们把情况向司法主任前后叙说了一遍。随后，我补充说：

“这位小五郎君进茶馆时，我偶然看钟，时间刚好是八点半。所以这拉门格子关闭的时间，大约是在八点。那时房间里灯泡还亮着，因此，很显然，至少在八点钟，这个房间里还有活着的人。”

司法主任边听取陈述，边作笔记。法医已把尸体检验完毕，等待着我们谈话结束。

“是掐死的，用手掐的。请看这儿，这里变紫的地方是手指的痕迹，出血的地方是指甲的位置。拇指的痕迹在头颈右侧，看来是用右手干的，是的。死亡时间大约在一小时之内。已经没有希望复活了。”

“被人从上面向下按，”司法主任沉思地说：“但又没有抵抗的迹象……大概力量很大而又非常迅速吧？”

他转向我们，询问这家书店男主人的去向。我们当然不得而知。小五郎灵机一动，随即出去叫来隔壁一家钟表店的男主人。

司法主任与钟表店男主人的问答大致如下：

“这店里的男主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他每晚都出去，不到十二点不回来。”

“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好象常去上野大街，但今晚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。”

“一个小时之前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”

“动静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女人被害时的叫喊声，或搏斗声……”

“好象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。”

谈话间，附近的居民及过路看热闹的人群已把书店门口

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人群中一位住在另一边隔壁的袜子店女主人，为钟表店男主人作证，说她也没听到什么声音。

同时，邻居们在一起商议之后，让一个人去找旧书店男主人。

这时，街上传来汽车停车声，紧接着数人蜂拥而至。他们接到特别警察紧急报告后立即赶来的检察厅的一帮人，和偶然同时到达的一个警察署署长以及当时的名侦探小林刑警——当然是我事后才知道他的身份的。我有一位朋友做司法记者，他与本案办理人小林刑警交情很深，所以，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本案的情况——司法主任向他们报告了至此为止的所有发现，我和小五郎也只好把先前的陈述再说一遍。

“关上临街的窗户！”

突然，一个上穿羊驼呢外衣下着白色西裤的男人高声叫道，并随即关上窗，他就是小林刑警。他赶退看热闹的人群，即刻开始检查，一举一动简直旁若无人，检察官和警察署长似乎也不在他眼里，自始至终一人动手，其他人好象是专门为了一览他那敏捷的动作而赶来参观的。他对脖颈周围的检查特别仔细，看后对检察官说：

“指痕没有特征，也就是说除了表明是右手按压的以外，其他别无线索。”

随后，他说要对尸体裸体检查，如同召开议会秘密会议一般，我们这些旁观者只得被赶到外间。所以，这期间他们又有了什么新发现，我不得而知，不过，据我的推测，他们一定发现死者身上的许多新伤，一如先前茶馆女招待所说。

不一会秘密解除，但我们仍不便进入里间，只能在外拉门

向里面窥望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既是案件的发现者，小五郎等一会还要被取指纹，所以我们没有被赶走，或者说被扣留下来更准确。小林刑警的搜查并不限于里间，他也到外间搜查。虽然我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不可能看到他搜查的全过程，但幸运的是检察官始终坐阵里间，所以，刑警每次向检察官报告搜查结果，都一字不漏地送入我们耳中。书记员记下小林的报告，作案情报告笔录。

对死者所在房间的搜查，似乎没有发现罪犯遗留物、足迹或其它东西，只有一个例外。

“电灯开关上有指纹。”小林向硬胶开关上撒着白粉，“从前后情况看，电灯肯定是罪犯熄灭的，你们谁开的灯？”小五郎回答说是他。

“是吗？好吧，等一会取你的指纹。把电灯开关取下带走，注意不要触摸。”

之后，刑警爬上二楼，在上面呆了好一会，下来后又去查看后门胡同。约十分钟，他带回一个男人，手中的手电筒还在亮着。这男人约四十岁，衣衫污浊。

“脚印已经不行了。”刑警报告说，“可能是日照差，后门路很泥泞，几个木屐脚印根本无法看清。不过，这个人，”他指着带来的男人说，“他的冰淇淋店开在后门胡同拐弯处，胡同只有一个出口，如果罪犯从后门逃走，必然会被这男子看到。喂，请你再回答一遍我的提问。”

冰淇淋店主与刑警一问一答。

“今晚八点前后有人出入胡同吗？”

“一个也没有。天黑以后，猫也没过去一只。”冰淇淋店主的回答很得要领，“我在这儿开店很久了，这个店的女

主人，夜间极少从那儿走，因为路不好走，又暗。”

“你店里的顾客中有没有人进胡同？”

“没有。所有的人都在我面前吃完冰淇淋后，马上就离开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假如我们相信冰淇淋店主的证词，那么，即使罪犯是从后门逃去，他也没有走这唯一的通路——胡同。但也没有人从前面溜走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从白梅轩向这里观察，从未离开。那么，罪犯到底是从哪儿逃走呢？按照小林刑警的推理，罪犯逃走有两种可能，要么他潜入胡同某家有前后门的家中，要么他本人就是租住在某人家中的人。当然也有可能从二楼顺屋顶逃走，但从二楼调查结果看，临街的窗户没有动过的迹象，而后面的窗户，因为天气闷热，所有人家的二楼都开着门窗，人在阳台上乘凉，从这儿逃走看来是较困难的。

检查人员在一起开会研究新的侦查方针，最后决定分组侦查附近的房屋。前后左右的院落总共也不过十一个，侦查工作并不费事。同时再次对旧书店进行侦查，从屋沿下到天花板内，全部查了个遍。结果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线索，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。原来，与旧书店一店之隔的点心店的男主人，从傍晚到刚才，一直在屋顶凉台吹箫，他坐的位置正对着旧书店二楼的窗户。

各位读者，此案越发有趣了。罪犯从哪儿进去，又从哪儿出来的呢？不是后门，不是二楼窗户，当然也不可能是前门，会是哪里呢？抑或如烟气似地消身遁形？不可思议的事并不仅仅如此，小林刑警带到检察官面前的两个学生说得更玄。他俩是某工业学校的学生，寄宿在附近，都不象调皮捣蛋搞

恶作剧的人，但他们的陈述使案情愈发不可理解。

对检察官的提问，他们的回答大体如下：

“刚好在八点钟左右，我站在这旧书店前，翻看桌子上的杂志，这时里边响起一个声音，当我抬眼望过去时，这扇拉门关闭了，不过这个格子还开着，透过格子的缝隙，我看到一个站着的男人。但就在我看到的同时，那男人刚好关格子，所以详细情形不清楚。从腰带上肯定是个男人。”

“你说是个男人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？如身高、衣服式样什么的？”

“我只看到腰以下的部位，身高不清楚，衣服是黑色的，可能的话，也许是细条子的，不过，我看到的是黑色。”

“我和他一起在看书，”另一个学生说，“同样听到了声音，看到格子关闭，但是那个男人穿的确实是白衣服，没有条纹的纯白衣服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你们俩必定有一个错的。”

“绝对不错。”

“我从来不说谎。”

两个学生相互矛盾的陈述意味着什么？敏感的读者或许能够发现这个问题，实际上我本人就已经发现了。但检察官和警察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他们没有做更深的考虑。

不久，死者的丈夫，旧书店店主接到通知后返回家中。他年青、羸弱，不象个店主。见到妻子的尸首后，惊慌失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往外流。待他平静些后，小林开始提问，检察官有时也从旁插语，结果却令他们失望，店主全然没有关于罪犯的一丁点线索。“我们平常与人可无冤无仇啊！”说完，年青的店主又啜泣不止。而且，

各种调查表明，他从未有过盗窃的劣迹。店主和店主妻子的历史及其它调查事项，都不存在特别的疑点，并且与本故事关系不大，因而略去。最后，刑警对死者身上的许多新伤提出质问，店主极度踌躇之后，终于回答说是她自己搞的。然而，关于其理由，虽经严厉询问，仍得不到清楚的回答。由于他当天夜里一直在外，即使这是虐待的伤痕，也不会伤害其性命，刑警或许是这样考虑的，因而未予深究。

如此这般，当晚的调查告一段落。他们留下我和小五郎的住址、姓名，取下小五郎的指纹。待我们踏上归途，时间已是下半夜一点钟了。

如果警察的侦查没有遗漏而人们的证词也没有说谎的话，这个案子则委实无法解释。然而，据我事后所知，小林刑警第二天进行的所有调查仍一无所获，较之案件发生的当夜，案情无丝毫进展。所有的证人都足以信赖，十一栋房子里的人全部没有值得怀疑之处。对被害者的家乡所进行的调查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。至少小林刑警——刚才说过，他被人们誉作名侦探——所作的竭尽全力的侦查，只能得出根本无法解释的结论。事后我还听说，作为唯一的物证，小林让人带走的电灯开关上，只有小五郎的手印，没有其它任何发现。也许是小五郎当时手忙脚乱，开关上才留下许多指纹；但全部是小五郎一个人的。小林刑警认为，或许是小五郎的指纹把罪犯的指纹掩盖消除了。

各位读者，故事读到这里，您是否会作出这样的想象——本案杀人犯并不是人，而是猩猩，或印度毒蛇，我就曾这样想过。然而东京D坡并无此类物种，而且证人明明看到室内有男人的身影。即使是猿类也该留下足迹，死人脖子上